

開放文學 – 諷刺警世 – 回天綺談 第一回 老母慈悲愛憐幼子 新君橫暴強奪豔妻

看官，你翻世界地圖一看，他的屬地在五大洲中星羅棋佈，太陽一出沒都常照著他的國旗，可不是英國嗎！又政治、風俗、工藝、貿易常占一等國的地位，人民則恁般自由，王室也恁般尊榮，文明的光輝赫赫照耀這地球上，也不是英國嗎！原來英國不是自開天闢地的時候就是富強的。七八百年前，他的人口不過是二百多萬，他的土地也不過是歐西絕海幾個小島。這個時候，國土貧弱自不消說，就是這些人民怎麼樣愚頑，這專制的君主怎麼樣專橫暴虐也不成說話了。那種下級的人民叫他做蟻民，聽他這兩個字他的文明程度也可以知道幾分了。所以抑壓他們無所不至，一種可憐可憫的情態真是令人害怕的。到了紀元一千三百年，這時正是約翰做國王做出了一番從前沒見過的大改革。把官民的權限分得清清楚楚，又將人民自由的基礎立得如山似的。一年一年擴張起來，是以能夠有今日的。那約翰王當初也是很糊塗的，後來被這些人民逼他不得已，才行這大改革。這篇就是將當時的事情從頭至尾說將出來的。看官讀一回，就曉得當時人民的辛苦曲折了。

卻說約翰係軒利二世第五皇子。在連枝中年紀是算最幼少的。那時約翰未冊立做太子的時候，先皇軒利二世並沒有給他彈丸大的封土。是以當時的人起他一個徽號，叫他做聖斯的。「聖斯的」就是沒有封土的意思。當時軒利二世第三位皇子（就是約翰的哥哥）。遮阿輔列，有兩位皇孫，大的叫做亞疏，小的叫做伊列亞奴，都是應該踐皇位的皇孫。不料皇子約翰賦性狠險，人不怕，天亦不怕的，時時想廢這現做皇帝的裡查，自己做了皇帝，狡計百出，最是討人厭的。所以他兄弟們很不和睦，時時有鬩牆的笑話。但是皇太后很愛憐這個季子約翰，日日在軒利二世面前說他的好處。韓非子有說，在牀在旁是很利害的。後來就定約翰王做裡查的東宮，待他將來承繼大統。於是應該承繼皇位的亞疏，僅在他母親孔士但西所有勃利他尼的領土，做個尋常的皇子。

看官，你道專制政體，能夠免得覬覦王位麼！這時替亞疏皇孫抱不平，要幫他的人倒還不少，你道是誰？就是安遭遜、德連這幾處的諸侯，是最為他出力的。他們將約翰怎麼不公道，與及亞疏怎樣有繼承的權利資格，逐一逐二佈告各國去，就請法蘭西國王替他恢復這些權利。那時法蘭西國王腓律勃，恰好是一個貪婪無厭、無惡不作的人，時時要干涉約翰王，侵略他的領土。今見有這個好機會，就答應他們的請求，趕著迎亞疏去巴黎，與他的皇子住在一塊。約翰王聞得這個消息，震怒萬分，即時動起大軍，自家做元帥，跑去法蘭西，與腓律勃開仗。後來法王將得失利害打算起來，見算不過，就與約翰王講了和了。這個時候約翰王凱旋歸國，得意揚揚，橫暴恣睢，比從前還要利害。這是不在話下。

卻說阿克廉侯耶瑪的列腓有位姐兒，叫做伊西卑拉，原來是絕代的佳人，無遠無近都曉得他的豔名的。已經許配過了拉瑪治侯，但因他年紀尚幼，還未過門的。這約翰王久聞伊西卑拉的美貌，十分想望，時以不得一見為恨。那日私告他的嬖臣，令阿克廉侯請王到他家裡，見見他的女兒。他的嬖臣就趕著跑到阿克廉侯家裡，將這個緣由透說一番。且說明約翰王怎樣暴虐無道，如果逆他的意思，恐怕禍有不測。那阿克廉侯本來稔知王的性質，不敢卻他，就答應了。與他約定了時日，請約翰去。

到了這晚，大張筵宴，請王行幸。燈紅酒綠，珍錯雜陳，自不用細說。吃酒吃到半酣的時候，在這繡帷錦帷裡頭，忽然芬芳襲人，環珮叮噹。不一會時，出了一個年約二八，花枝招展的美人。纖腰裊裊，好像個迎風的楊柳一樣，濃纖得中，修短合度。就令西施臨金闕、貴妃上玉樓的時候也不過如此。伊西卑拉裊娜娜走進去，與王為禮。王一見面，心中就說道：「真是名不虛傳！」但見自己係一個至尊的身份，所以不敢十分唐突。那時只有目不轉睛，全副精神都注在伊西卑拉身上去了。這主人阿克廉侯更命伊西卑拉彈琴，唱支曲兒。伊西卑拉本來自十三四歲的時候是懂得音律的，後來又得名師指授，越發精妙入神，他的琴曲在英國中都是數一數二的了。今日聽見父親叫他彈琴，就吩咐侍女把這張玉琴搬進來，把這些琴位調了好一會，就一面彈一面唱出來。唱道：

月皎皎而照臨兮，明燭黯而無光。露盈盈以綴草兮，豈不憚乎朝陽。嗟佳人之信修兮，握秋蘭而自芳。歌羅敷以長吟兮，聲哀厲而彌長。天茫茫而海蒼蒼兮，試高飛而翱翔。何處獨無芳草兮，豈限乎七澤與三湘。

鏗爾一聲，歌聲就歇了。激昂慷慨，若有餘哀。低頭半晌，沉思了一會，再弄珠喉唱道：

夫何神女之姣麗兮，苞溫潤之玉顏。衣繽紛而迷五色兮，何婆娑而翩翩。回皓腕以徐步兮，拂瑤珮之珊珊。將來而復旋兮，綽約漂渺而不可攀。懷貞亮之潔清兮，信天上與人間。

清濁高下，疾徐緩急，個個字都按聲合拍。那約翰自見他面，已傾倒到十分。後聽他的琴，曉得他又擅這種絕技，更不覺心醉神迷了。一直鬧到三更多天，才回宮裡去。

這個時候，愛慕伊西卑拉的心事比從前更利害，千思萬想，總沒有法子。於是命一個內臣，強迫阿克廉侯破的拉瑪治的約，把伊西卑拉送入宮去，做了自己的皇后，把現在的皇后克魯西士，都丟在腦後不大理會。那時法王譴責他，民眾誹謗他，他都一概不管。只管樂樂急急，不理政事。所以政事廢弛，一日壞似一日。把這些忠誠正直的人都漸漸疏遠，全用了這些奸佞利口的糊塗東西。

至這個時候，朝政如何，且待下回分解。